

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

王克俭 主编

82

郭沫若小说选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本丛书编委会

主 编:王克俭

副 主 编:邓先明

编写人员: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
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
张惠 张金方 邓先明 王克俭

策 划: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目 录

郭沫若小传·····	(1)
漂流三部曲·····	(8)
行路难·····	(47)
郭沫若作品赏析·····	(109)

郭沫若小传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又名郭鼎堂,乳名文豹,号尚武。1892年11月16日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里。沙湾位于峨嵋山下,大渡河畔,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沫若”这个笔名,便是取家乡的两条河名:沫水即大渡河,若水即青衣江。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环境中,郭沫若度过了他的童年。

父亲略懂医道,以经商为主,思想比较开明;母亲是位聪慧通达的妇女,比较重视子女的教育的发展,较少封建礼教的束缚。1897年他入私塾,诵读了《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1906年入乐山高等小学,1907年入嘉定中学,1910年转入成都分设中学。在小学时代,他广泛涉猎了《庄子》、《楚辞》、《史记》、《昭明

文选》、《西厢记》、《红楼梦》等名著，并阅读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文章，以及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受到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对黑暗的社会、腐败的学校颇多不满，一直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士之一，曾先后三次遭到学校当局的“斥退”，初步显示出他的叛逆性格。辛亥革命曾给他以短暂兴奋，但政局的混乱又为他带来失望和苦闷，怀着富国强兵，报国济民的抱负，他产生了离开四川向广阔世界奋飞的愿望。

1913年底，郭沫若在长兄郭开文的帮助下，离国经朝鲜于翌年初抵达日本留学，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15年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三年毕业后入福岡九州帝国大学医部。求学期间，他醉心于泰戈尔、歌德、海涅、惠特曼、雪莱、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作品。还接受了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思想的影响。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青年郭沫若以极大鼓舞，他抱着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满腔热情，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他和一些留日的爱国学生组织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救国为宗旨的“夏社”，并开始从事小说和诗歌创作。1920年下半年至1921上半年，是他诗歌创作最旺盛的时期。1921年8月结集为《女神》出版。诗集《女神》反映了反帝反封建的狂飙精神，强烈要求改造社会，歌颂革命，歌颂光明，热烈追求光明未来，开一代诗风。它的问世，确立了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越的地位，为我国新诗开创了崭新的时代和广阔的天地。

1921年6月郭沫若与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发起组织文学团体“创造社”，翌年五月出版了《创造》季刊，随后

陆续出版了《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等刊物。1923年他在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断然弃医从文，一面编辑《创造周报》、《创造日》和《洪水》，一面从事文学创作。这时候的诗集有讴歌大自然、追怀太古、流露出消沉思想的《星空》（1923），爱情诗集《瓶》（1925）和摆脱了泛神论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前茅》（1921~1928）。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他早期的历史剧《卓文君》（1923、2）、《王昭君》（1923、7）和《聂婪》（1925、6），合称为《三个叛逆的女性》。

1924年，他通过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系统地接触和认识了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了他科学的世界观和文艺观。

郭沫若早期的思想是复杂的。既有爱国主义思想、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因素的影响，还有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纯艺术论、泛神论思想的影响。但主导地位则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这里仅仅简略地介绍一下泛神论对他的影响。

泛神论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哲学学说。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公元前的意大利以及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庄子。但作为一种较有影响的学说则产生在16至17世纪的欧洲，集大成者是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和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他们认为“本体即神。神即自然，”也就是说，神即宇宙，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神。万物都有自己的意志灵感，自由地表现自己，发展自己。泛神论者主张从世界的本身去说明世界。这种学说在当时有反对上帝创造世界，天子主宰一切的旧思想的进步作用。但它错误地认为思维是物质的本性，事物只按照自

己的灵魂和意志的指使活动，人对它们是无能为力的。这就夸大了自然本身的力量而忽视了人是自然的主宰，这就带有唯心主义成分。

郭沫若对泛神论并非作为完整的哲学观点来接受的。为适应社会变革和时代的需要，按照他的理解去进行消化改造的，主要是选择和吸取泛神论的唯物因素的战斗热情，并把它纳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轨道。他在解释泛神论时说：“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少年维特烦恼·序引》）。

泛神论对作者的积极影响是：“首先，泛神论否定了至高无上的上帝，主张万物自由自主表现自己，这就帮助了诗人更大胆、更彻底地否定一切权威、偶像，一切旧制度旧传统，从而加强了反抗叛逆精神。其次，当作者把“我”和自由地表现了自己、主宰自己的“万物”融合后，就使“我”变得更为博大雄伟，从艺术上加强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并用运动的观点来对待事物，主张不断毁灭不断创造，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当然，泛神论不是一种科学的宇宙观，它本身包含着严重的错误和矛盾。因此，泛神论思想也必然会给郭沫若带来消极影响：第一，泛神论忽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存在矛盾和斗争，在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因而在诗人的某些诗篇中，在歌颂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却没有指出那个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第二，在诗人思想较为消沉，斗争暂时受到挫折时，那种随心所欲的美妙的大自然，便成为他寄托感情，抒发苦闷的精神庇护所。这在《女神》和《星空》的某些诗篇中表现得尤显突出。第三，在一些诗篇中，

歌颂原始，赞美一尘不染的自然，追求绝对的纯真，从而产生一种自我完善、自我净化的唯心主义观念。

1925年“五卅”运动标志着革命高潮的到来，他在大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世界观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进一步批判了个性主义。

1926年3月，他到达革命策源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在此前后写成的《文艺的觉悟》、《革命与文学》等论文，对作家与时代、革命文学的关系作了较好的阐述。他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文艺家的觉悟》）。他甚至号召文学家“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文学”（《文学与革命》）。这都标志着他文艺思想的巨大进步。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郭沫若投笔从戎，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当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群众时，他于1927年3月底写了一篇震惊中外的讨蒋檄文，发表于武汉《中央日报》上，指出蒋介石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猾的剑子手。”同年，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军南下途中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军广东失败后，他经香港潜居上海，写下诗集《恢复》，回敬了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显示了在革命低潮时期的可贵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本来拟去苏联，因生病延误船期，在党组织的指示和安排下东渡日本。

从1928起，郭沫若在日本度过了十年流亡生活。他经常受到宪兵的监视，甚至被无理拘留，但他仍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和关注国内的文化斗争。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占领了史学和古文字学的阵地，写出了一批具有学术价值的论著。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此外，还翻译了几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写出了自传《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伐途次》等。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毅然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运动。他是“文协”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并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日文化宣传工作。这个时期的诗作有《战声集》和《蜩螗集》。特别是在重庆期间，他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先后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等六个著名的历史剧，借古喻今，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和卖国投降政策，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此外还写了很多文艺性政论的历史科学论文。1944年写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总结李自成起义的经验教训，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被列为延安整风学习文件。

1945年，他应邀访问苏联，回国后写了《苏联纪行》。抗战胜利后，他坚持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勇敢地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这时候写有抗战回忆录《洪波曲》。

1948年底，他离开香港抵达东北解放区，翌年二月抵达

北京。在七月举行的第一次文代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为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中，他继续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下了大量的诗篇，结集有《新华颂》、《百花齐放》、《潮汐集》、《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沫若诗词选》、《东风第一枝》等。创作了历史集《蔡文姬》、《武则天》，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文艺论集《雄鸡集》、《李白与杜甫》、《读〈随园诗话〉札记》，历史论集《奴隶制时代》等，为我国的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十年浩劫中，郭沫若受到了“四人帮”的恶毒诽谤和迫害，但他始终旗帜鲜明，傲骨凛然，从不屈服。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虽然年过八旬，仍青春焕发，继续写诗著文，表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高度革命热情。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漂流三部曲

歧 路

一种怆恼的情绪盘据在他的心头。他没精打采地走回寓所来，将要到门的时候，平常的步本是要分外的急凑，在今朝却是十分无力。他的手指已经搭上了门环，但又迟疑了一会，回头跑出弄子外去了。

静安寺路旁的街树已经早把枯叶脱尽，带着病容的阳光惨白地晒在平明如砥的马路上，晒在参差竞上的华屋上。他把帽子脱了拿在手中，在脱叶树下踱走。一阵阵自北吹来的寒风打着他的左鬓，把他蓬蓬的乱发吹向东南，他的一双充着血的眼睛凝视着前面。但他所看的不是马路上的繁华，也不是一些砖红垩白的大厦。这些东西在他平常会看成一道血的洪流，增涨他的心痛的，今天却也没有呈现在他的眼底了。他直视着前面，只看见一片混茫茫的虚无。由这一片虚无透视过去，一只孤独的大船在血涛汹涌的黄海上飘荡。

——“啊啊，他们在船上怕还在从那圆圆的窗眼中回望我呢。”

他这么自语了一声，他的眼泪汹涌了起来，几乎脱眶而出了。

船上的他们是他的一位未满三十的女人和三个幼小的儿

子。他们是今晨八点五十分才离开了上海的。

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师的女儿，七年前和他自由结了婚，因此竟受了破门的处分。他在那时只是一个研究医科的学生。他的女人随他辛苦了七年，并且养育了三个儿子了，好容易等他毕了业，在去年四月才同路回到上海。在她的意思以为他出到社会上来，或者可以活动一回，可以从此与昔日的贫苦生涯告别，但是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回到上海，把十年所学的医学早抛到太平洋以外，他的一副听诊筒因为经年不用，连橡皮管也塞得不通气息了，上海的朋友们约他共同开业，他只说没有自信。四川的S城有红十字会的医院招他去当院长，他竟以不置答复的方法拒绝了。他在学生时代本就是浸淫于文学的人。回到上海来，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刊行了一两种关于文学的杂志，在他自己虽是借此以消浇几多烦愁，并在无形之间或许也可以转移社会，但是在文学是不值一钱的中国，他的物质上的生涯也就也像一粒种子落在石田，完全没有生根茁叶的希望了。他在学生时代，一月专靠着几十元的官费还可以勉强糊口养家，但如今出到社会上来，连这点资助也断绝了。他受着友人们的接济寄居在安南路上的一个弄子里，自己虽是恬然，而他的女人却是如坐针毡。儿子也一天一天地长大了，愁到他们的衣食教育，更使他的女人几乎连睡也不能安稳。因此他女人也常常和他争论，说他为甚么不开业行医。

——“行医？医学有甚么！假使我少学得两年，或许我也有欺人骗世的本领了，医梅毒用六零六，医疟疾用金鸡纳霜，医白喉用血清注射，医寄生虫性的赤痢用奕美清，医急性关节炎用硫酸盐……这些能够医病的特效药，屈指数来不上双

手，上海的如鲫如蚁的一些吮痛舐痔的寄生虫谁个不会用！多我一个甚么？少我一个有又有甚么？”

——“医学有甚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医学有甚么！有甚么！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钱，我宁肯饿死！”

——“医学有甚么！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得掉吗？有钱人多吃了两碗饭替他调点健胃散；没钱人被汽车轧破了大腿率性替他斫断；有枪有械的魔鬼们杀伤了整千整万的同胞，走去替他们调点膏药，加点裹缠。……这就是做医生们的天大本领！博爱？人道？不乱想钱就够了，这种幌子我不愿意打！……”

他每到激发了起来的时候，答复他女人的便是这些话头。

他女人说：“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迁就些。”

他说：“要那样倒不如做强盗，做强盗的人还有点天良，他们只抢的是有钱人。”

他女人说到儿子的教育时，他又要发一阵长篇的议论来骂到如今的教育制度，骂到如今资本制度下的教育了。

他的女人没法，在上海又和他往了将近一年，但是终究苦于生活的压迫，到头不得不带着三个儿子依然折回日本去了。他的女人说到日本去实习几个月的产科，再回上海来，或许还可以做些生计。儿子留在上海也不能放心，无论如何是要一同带去的。他说不过他女人坚毅的决心，只得劝她等待着一位折返日本的女人，决计在今天一路回去。

为买船票及摒挡旅费，昨天忙了一天。昨夜收束行装，又

一夜不曾就睡。今晨五点半钟雇了两辆马车，连人带行李一道送往汇山码头上船。起程时，街灯还未熄灭，上海市的烦嚣还睡在昏朦的梦里。车到黄浦滩的时候，东方的天上已渐渐起了金黄色的曙光，无情的太阳不顾离人的眼泪，又要登上他的征程了。孩子们看见水上的轮船都欢叫了起来。他们是生在海国的儿童，对于水与轮船正自别饶情味。

——“那些轮船是到甚么地方去的呢？”

——“有些是到扬子江里去的，有些是到外国去的。”

——“哦，那儿的公园我们来过。到日本去的船在那儿呢？”

——“还远呢，到汇山码头还要一会儿。”

他同他的大儿对话着，立在他的膝间的二儿说道：“我不要到日本去，我要同爹爹留在上海。”

——“二儿，你回日本去多拣些金蚌壳儿吧，在那海边上呢。爹爹停一晌要来接你们。”

——“唔，拣金蚌壳儿呢，留下好多好多没有拣了。”

他一路同他儿子们打着话，但他的心中却在盘旋，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三个儿子到日本去，还要带些行李，上船下船，上车下车，这怎么能保无意外呢？昨天买船票的时候，连卖票的人也惊讶了一声。“啊，别人都还要惊讶，难道我做丈夫做人父亲的能够漠然无情吗？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从上海到长崎三等舱只要十块钱，送他们去耽搁几天回来，来回也不过三四十块钱。啊，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在船上去补票吧。是的，在船上去补票吧。……”但一回头又想起他同朋友们办的一些杂志来了。“那些杂志每期要做文章，自己走了之后朋友们岂不辛苦吗？有那

三四十块钱，他们母子们在日本尽可以过十天以上的生活了，日本的行旅不如中国艰难，想来也不会出甚么意外。好在同船有 T 君照顾，我还是不能去。唉，我还是不能去。”——辗转反复地在他的心中只是想的这些问题。他决下心不去了，但又悬想到路上的艰难，又决心要去。从安南路坐到汇山码头他的心机只是转幹。他的女人抱着一个才满周岁的婴儿坐在旁边，默默不作声息，婴儿受着马车的震摇，起初很呈出一种惊诧的气色，但不久也就像在摇篮里一样，安然地在他母怀中睡熟了。

坐了一个钟头以上的光景，车到汇山码头了。巍然的巨舶横在昏茫的黄浦江边，尾艙上现出白色的“长崎丸”三字。码头上还十分悄静，除有些束手待客的脚步夫外还不见乘客的踪影。同路的朋友也还没有来。上了船把舱位看定了之后，他的心中还在为去留的问题所扰。孩子们快乐极了，争爬到舱壁上去透过窗眼看水，母亲亲手替他们制的绒线衣裳，挂在壁钉上几次不能取脱。最小的婴儿却好像和他惜别的一样，伸张起两只小手儿，一捏一捏地，口作呀呀的声音，要他抱抱。他接在手中时，婴儿抱着他的颈子便跳跃了起来。

——“日本的房屋很冷，这回回去不要顾惜炭费，该多烧一点火盆。”他这样对他的女人说。

他的女人也抚着她自己的手，好像自语一般地说道，这回回去，自己挽水洗衣烧火煮饭，这双手又要龟裂得流出血来了。

——“这回回去，无论如何是应该雇佣女工才行。十块钱一个月总可以雇到吧？”

——“总可以雇到吧。”女人的眼眶有点微红了。“听说

自从地震以后，东京的女工有的不要工钱只要有宿食便来上门的。但是福冈又不同，工钱以外还要食宿，恐怕二十块钱也不够用。”

——“我在上海总竭力想法找些钱来……”他这么说了 half，但他在内心中早狐疑起来了。找钱？钱却怎么找呢？还是做文卖稿？还是挂牌行医？还是投入上海 Zigoma 团^①去当强盗呢？……

——“福冈还有些友人，一时借贷总还可以敷衍过去。我自己不是白去游闲的，我总还可以找些工作。”

——“放着三个儿子，怎么放得下呢？”

——“小的背着，大的尽他们在海上去玩耍，总比在上海好得多呢……”

船上第一次鸣锣催送行的客人上岸了。他的女人伸长过颈子来，他忍着眼泪和她接了一个很长的接吻。他和孩子们也一一接吻过了，把婴儿交给了他的女人。但是同行的 T 君依然不见人，他有几分狐疑起来了，是起来迟了？还是改了期呢？动身的时候，悔不曾去约他。他跑出舱来看望。

T 君的船票，是他昨天代买的，现刻还存在他的手里。他一方面望 T 君快来，但一方面也想着他不来时，倒也正好用他的船票送他的妻儿们回去。走出舱来，岸上送行的人已拥挤了，有的脱帽招摆，有的用白色手巾在空中摇转。远远望去，一乘马车，刚好到了码头门口，啊，好了！好了！T 君来了！车上下来的果然是 T 君。他招呼着上了船，引去和他的妻儿们相见了。船上又鸣起第二次催人的锣来。“我怎么样呢？

① 作者原注：在美国城市中流行的一种流氓暴力团。

还是补票吗？还是上岸去呢？”他还在迟疑，他女人最后对他说：“我们去了，你少了多少累赘，你可以专心多做几篇创作出来，最好是做长篇。我们在那边的生活你别要顾虑。停了几月我们还要转来。樱花开时，你能来日本看看樱花，转换心机也好。”

他女人的这些话头，突如其来，好像天启一样。七年前他们最初恋爱时的甜蜜的声音，音乐的声音，又响彻了他的心野。他在心中便狂叫起来：“哦，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我的爱人哟，你是我的 Beatrice！你是我的 Beatrice！你是我的！长篇？是的，最好是做长篇。Dante^① 为他的爱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长篇的创作来纪念你，使你永远不死。啊，Ava Maria！Ava Maria！^② 永远的女性哟……”他决心留在上海了。他和 T 君握手告别，拜托了一切之后，便毅然走出舱来。女人要送他，他也叫她不要出来，免惹得孩子们流泪。

几声汽笛之后，黄浦江面已经起了动摇，轮船已渐渐掉头离岸了。他等着 T 君的身影渐渐不能看见了，才兴冲冲地走出码头。“啊，长篇创作！长篇创作！我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总要弄出一个头绪来。书名都有了，可以叫做《洁光》。我七年前最初和她相见的时候，她的眉间不是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吗？啊，那种光辉！那种光辉！刚才不是有又在她的眉间荡漾了吗？Ava Maria，Ava Maria……永远的女性！……Beatrice

① 作者原注：但丁。

② 作者原注：“福哉圣母！福哉圣母！”天主教追念圣母玛利亚之祈祷词，此处是把自己的女人当成圣母。